

HU sang



程小青 著

白衣怪
一只鞋
催命符
双 殉

霍桑惊险探案

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HUO sang



1

程小青 著

霍桑惊险探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桑惊险探案.1~2 /程小青著. —北京: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2002.1

ISBN 7-5078-2103-X

I. 霍... II. 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1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30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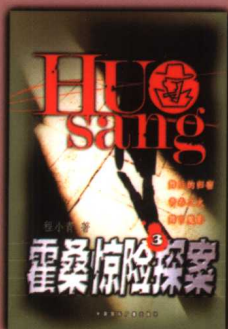
霍桑惊险探案 1~2

著 者	程小青
责任编辑	王先豫
版式设计	晓 洋
封面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33508〔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45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02年1月 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2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103-X/1·178
定 价	40.00元(全二册)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程小青 (1893.6.21—1976.10.12)，又名程青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联合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出身贫苦，幼年丧父，靠母亲做手工维持生计。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十余岁到了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平时喜爱读文学书籍，经常练习写作，十六岁开始写文章，同时在夜校补习英语，1915开始翻译《福尔摩斯探案》，1917年从上海迁到苏州。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中文教员，着力创作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他的代表作为《霍桑探案》。1920年到1937年是《霍桑探案》发表的主要创作阶段，在这期间内他和严独鹤等合编《侦探世界》等专业性文艺杂志。1930年左右又翻译美国侦探小说名著《斐洛凡士探案》《陈查理探案》及《柯柯探案》。

程小青的创作有多方面的发展，抗战前夕曾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除侦探题材外，主要有古典历史剧，如曾轰动一时的由当红著名演员周璇、舒适主演的《董小宛》，由周璇演唱的影片主题歌《缥缈曲》也是程小青创作的。据中国电影史记录，程小青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共达三十多部。到1949年解放为止，他以单行本发表的共有《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种；译本《斐洛凡士探案全集》十一种，《福尔摩斯探案》八种；《圣徒奇案》第一集十种；《柯柯探案》一种；《龙虎斗》（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的搏斗）一种及《陈查理探案》等共达数百万字之多，他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序

柳存仁^①

我认识《霍桑探索》的作者程小青先生，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小青先生那时候在苏州的东吴大学附中教书，课余之暇，经常翻译一些西洋著作里的侦探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用文言文译出的十二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里面就有小青先生的笔墨。〔同时在那里面有文字的，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刘复（刘半农）、周瘦鹃、天虚我生（陈栩）等多人。〕我在十二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北京，暑假的时候偷看父亲的藏书，里面就有这一部翻译的著作。这些译者的古典汉语是很典雅的，但也还不过分流于古朴，里面的文字当时的年轻人还可以接受，就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靠了原著情节的吸引，也可以囫囵吞枣似地很快地读下去，使大家对向来望而生畏的古典汉语，居然也能引起一些亲切感。例如，福尔摩斯大侦探向他的助手华生说：“华生！冠而冠！行矣。”这一类的句法，很早就引起我对汉语语法的兴趣。后来小青先生和别的人又曾把这书再从原文重译为白话，由当时的世界

书局出版,也是脍炙人口,销路很畅。作为一般的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作品来说,我想这些书是可以启人心智的。

但是,小青先生生前最为人所知的,享盛誉的作品,是他自己的一百几十篇的《霍桑探案》。他的这些作品,当然也受到不少外国小说的影响(我在去年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英文书《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写导言时曾说,除了福尔摩斯各篇之外,程先生曾译过 Maurice Leblanc, Earl Derr Biggers, Leslie Charteris, S. S. van Dine 等多人的作品出版),因为这种坐在房间里运智推理的作品(当然,也还有和恶徒作生死搏斗的一面),它的根源来自 19 世纪初年欧美式的工业社会和现代都市。从我浅薄的观察看来,优越的侦探小说至少可以给读者一种严格的推理方法的训练,其机智和探索奥秘百折不回的勇气。同时,它又是正义的控诉,替社会上受冤屈折磨的人申诉不平。这正是程先生笔下的霍桑探案之所为。程先生写的霍桑的故事,它的背景是“民国”初年到 30 年代前后的旧上海租界。那里是十里洋场,也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销金窟,但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都市的繁荣甚至畸形的发展,却也可以说是占了全国的第一位。程先生所描写的大侦探霍桑和他的同伴包朗,正是两位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守正不污,能够在法律和公平的范围内运用他们专门的学识,聪明的判断,冒险的和勇敢的尝试,去探索那些情节繁幻疑雾重重的案情,直到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之后,又能够给读者们完全合理的分析和解释的人。这些作品,有的是理智的结晶,是丝丝入扣的析理,也有的是伸张正义,并且富于浓厚的人情味的著作。《霍桑探案》所攻击、所反对的是玄秘的迷信,是萎靡不振的堕落旧习。虽然它只是供大众作一般性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对社会上的广大读者群,却曾有过很大的吸引力,也曾一定程度上,收到科学化的化装教科书的教育价值。

在当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走在前面的国家里,侦探小说的继续蓬勃,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在文学的领域究竟有怎样的价

序 • Huo Sang

值,可能因不同作者的作品而异,我们自然不大容易立刻做出公平的衡量。但是,侦探小说作为一个风格特殊,自成一派的品类(genre),而获得广大读者的欣赏和支持,是无疑的。程先生这些作品,有的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字了,有的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只要读过它们的人就会同意,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若以情节的精彩取胜来说,它们的故事绝不亚于今天在各处流行的侦探小说家,像 Agatha Christie, Dorothy L. Sayer, Josephine Tey, Rex Stout, Ngaio Marsh 等人的著作。可是,它们的情节却是中国的,其文笔的明洁流畅,分析推理的缜密周致,在同时代的作者里更是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程先生已逝世多年,来不及看到他自己的这些著作的重印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流传,广义地固然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正和世界上爱读推理小说的人一样,追求科学的客观真理,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正义;狭义地说来,现代化的理想,也应该从现代化的头脑开始。

霍桑
惊险探案
①

柳存仁谨序

1985.6.

注:柳存仁系程小青好友,现任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东方文学系教授,对各国侦探小说研究造诣尤深。

目 录

序	(1)	霍桑惊险探索
白衣怪	(1)	①
一 古怪的来客	(1)	
二 半个足印	(9)	
三 白色怪物	(15)	
四 意外的变动	(24)	
五 凶案	(33)	
六 一个患风病的人	(41)	
七 发案经过	(52)	
八 新的线路	(61)	
九 几个推想	(68)	
十 凶手已查明了	(77)	
十一 拘捕	(85)	
十二 霍桑的工作	(94)	
十三 伊的供述	(102)	
十四 义务辩护	(109)	
十五 这怪物是谁	(117)	

十六	我的见解·····	(124)
十七	出乎意料的发现·····	(132)
十八	两种供词·····	(142)

一只鞋····· (158)

一	一只女性式的男鞋·····	(158)
二	纸灰·····	(164)
三	首饰箱·····	(169)
四	回电·····	(176)
五	猜一猜·····	(181)

催命符····· (188)

一	一张怪符·····	(188)
二	是吉是凶·····	(195)
三	一段家庭秘史·····	(203)
四	紧急报告·····	(212)
五	查勘·····	(219)
六	一个烟尾·····	(227)
七	丽芸的谈话·····	(235)
八	意外消息·····	(243)
九	青鸟使·····	(251)
十	强盗！强盗！·····	(259)
十一	“好！我说实话”·····	(268)
十二	两个矛盾点·····	(276)
十三	间接线索·····	(285)
十四	秘密勾当·····	(292)
十五	以太的副作用·····	(301)
十六	推想过程的说明·····	(310)

双 殉.....	(318)
一 不如意事.....	(318)
二 卖文价格的新纪录.....	(321)
三 侦查.....	(327)
四 进行计划.....	(331)
五 如此相逢.....	(335)
六 局部结束.....	(341)
七 殉情者.....	(344)

白 衣 怪

一 古怪的来客

人们都说侦探生活是一种冒险生活。是的,这句话我自然承认,不过,据我的经验所得,我的意识中的冒险的定义,也许和一般人的有些差别。我觉得在侦探生活的冒险之中,往往使人的神经上感受到一种欣羨紧张的特殊刺激。这是一种神经上微妙的感觉,原不容易用文字的方式表示的。举些具体的例子吧。譬如:黑夜中从事侦查,或捕凶时和暴徒格斗;或是有什么狡黠的宵小和我们角智斗胜,用计谋来对抗计谋,处处都觉得凛凛危惧,而神经上同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兴奋的刺激。这样的刺激,至少在我个人的主观是很有兴味而足以满足我的需求的。

我和我的二十多年的老友霍桑从事探案以来,所经的疑危案子,何止二三百起,其中危险的境界,和疑难的局势,不知经历了多

少。例如在那黑地牢事件中,我曾遭到枪击;灰衣人案中,我又受过暴徒的猛袭,几乎丧失我的生命,而所获得的报酬,也即在这一种微妙的刺激。如果我的冒险的见解也和寻常人一般,那么,我早应知难而退,即使我为着服务社会的责任心所驱迫,也尽可另寻途径,又何必有时竟放弃了固有的职业——著作生活——而跟着霍桑去干那非职业的冒险勾当呢?

这一件案子在我的日记之中,也可算是一件有数的疑案。那案子迷离曲折,当时我身处其境——事实上,我也曾充任主角的一分子——仿佛陷进了五里雾中,几乎连霍桑也无从措手。并且这里面因着性质的幽秘诡奇,还有一种恐怖的印象,至今还深镌在我的脑中。不过,在这案子的开端,却又似带些儿滑稽意味。从这滑稽的僵局上观测,谁也料不到那结局会如此严重。

那是七月三日——夏令气候最炎热的一天。寒暑表上升到九十六度。清早时红灼的日光,已显露出酷热的威吓,连风姊姊也躲得影踪全无。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得呼吸的短促,几乎有窒息之势。我每逢夏天,总在清晨时工作,中午以后便辍笔休息。可是,这一天清晨时既已如此炎热,我的规定的工作,也不能不暂时破例。我趁这空儿,别了我妻子佩芹,到爱文路去访问霍桑。想不到这一次寻常的造访,无意中又使我参与了这一件惊人的疑案,同时使我的日记中增添了一种有趣的资料。

我到霍桑寓里的时候,还只七点一刻。霍桑已从规定的清晨散步回来——这种散步工作,他在二十多年以来,无论寒暑风雨,从来不曾间断过。我踏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靠窗的那张铺着篾席的藤椅上。他上身穿一件细夏布翻领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山东土产的府绸西装裤,足上已换上了一双细草织成的拖鞋。那藤椅的边上,堆了好几本书,堆叠得不十分整齐,藤椅旁的地板上,另有一把蒲扇——关于这蒲扇,他曾发表过一番借此活动肢体的哲学见解的——和一只玻璃杯子,杯子里还有些剩余的牛乳滴,

分明他的简单的早餐也已完毕了。

他一瞧见我，突的立起身来。他的精神饱满的脸上，显出一种热诚的笑容。他开口和我招呼。

“包朗，你两星期不来，竟累我闲了两星期。你好忍心！”

我一边把草帽放下，又卸了我的一件白纱布的上褂，一边也笑着答话。

“笑话，我难道是制造罪案的人？你空闲没事，怎能抱怨及我？”

“不，我有一种自觉——不，一种迷信。自从你婚后和我迁居至今，每逢你到我这里来，往往会有奇怪的案子跟着发生——你虽然不是制造罪案的人，却可算是一个供给罪案的引子——媒介人。”

“那么，今天我总要让你失望一次了。不但我没有带什么案子给你，并且像这样的热天，我可以保证，也不会有人登门请教。”

霍桑忽皱着眉头，摸摸他的下颏，重新回到藤椅上去，佝偻着把地板上的一柄蒲扇拿在手中。

他咕着说：“这句话再扫兴没有！你岂不知道我是耐不住空闲的？”

“喜动不喜静，虽然是你的素性，但在这样的天气，你的脑子能得暂时休息一下，也未始不是一种调剂啊。”

我说完了话，也在那只他斜对面的圈手椅上坐下。我瞧瞧这办公室中景状，已略略有些变动。那只靠壁的书桌，已移动了地位，放成折角形。那窗口里进来的阳光，便从斜侧里射到书桌上。桌子面上除了墨缸、笔杆，和始终不空的烟罐烟盆以外，似乎又增加了几个黑渍和纸烟的烧痕。书桌上的书籍文件，和零碎而没有粘贴的报纸剪条，仍旧堆叠了满桌。还有几只化验用的玻璃量杯，却和一个插着一丛娇艳欲滴的紫薇花的古铜瓶，乱放在一起，显得十二分不调和。这量杯分明是他用过以后随便留在桌上，

不曾放归原处。

霍桑在探案的时候,他的精密而合理的头脑,衡情察理,处处都能有条不紊,并且他的责任心最富,从不曾有过疏忽失误的行动。但他的书桌上那种杂乱的状况,在不知他底细的人看见了,也许会疑心他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的懒汉。当我和他同寓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倾向。我不知劝过他几次。他也承认这习惯的不良,有时也会发动一个狠劲,把书桌整理得清清楚楚,可是不多几天,桌面上又恢复了那种杂乱堆叠的原状。所以,我曾向他说过:“你这小小的懒病,终于无药可医了啊!”

“哈!包朗,这里有一节新闻,真值得注意!”

我立即收摄了目光,回转去瞧他。我从他的惊呼声中辨味,以为他在空闲无聊之余,也许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惊奇的案子,足以破除他的烦闷。可是我的眼光一瞧到他的脸上,却又怀疑我所料的未必竟是事实。他的右手挥着蒲扇,左手中执着一张报纸,唇角上带着一种有些轻鄙意味的微笑,但绝对没有紧张之色。

我问道:“什么?可是有什么凶案?”

“是啊——一件严重的凶案!”他顺手把报纸授给我瞧,又将蒲扇的柄,在那靠边的一节新闻上指了一指。

我仍旧满腹疑团。他的语声尽管严重,但他脸上仍显着矛盾表示。我依着他所指的那节新闻瞧去,当真使我失望。新闻纸上载着东大旅馆中,有一个舞女,被伊的一个熟识的舞客开枪打死。那凶手姓诸,是个大学毕业生,当场被人捕住,已送交警署。据他自供,行凶的动机,就因为争风。

我带着疑惑的声音问道:“究竟哪一节?可是枪杀舞女的一回事?”

“是!”

“奇了!这样的新闻报纸上天天找得到,真是司空见惯。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

“什么？这样的案子，你以为不值得注意？”他说了这句，忽而放下了蒲扇，从藤椅上立起来，走到书桌前面，从烟罐中抽出一支纸烟烧着。

我越发诧异。莫非他当真闲耐不住了，就是这样平淡无奇的案子，他也打算去尝试一下？或是他的神经上已发生了什么变征，他的话竟是“言不由衷”？

霍桑深深地吐了一口烟，旋转头来向我说话。

“包朗，你的神经委实太麻木了——你想，一个知识阶级而又处于领袖地位的大学生，居然会得跳舞，居然会得跟舞女恋爱，居然会得和人争风，又居然会得开枪打死他的恋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竟有这种种现象，你说不值得注意？”

我才明白他刚才的警报，原是因着他的牢骚而发作的，我却误会到别方面去。

我因答道：“你原来说到教育方面去了。这确是一种最坏的现象。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艰难困苦岌岌可危的时期，而教育界中除了最少数外，大部分都在那享乐、浪漫，和颓废等等的恶势力笼罩之下。莫怪人家公然说我们的教育已经破产了。”

霍桑又冷冷地反问我道：“如此，你想这个问题不是有严重注意的价值吗？报纸上几乎天天载着这种新闻，有些人也许还要加些‘风流香艳’的考语呢！”他嘴里喷出了一口散乱的烟雾。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应道：“这种现象若不是根本改造，尽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

我说到这里，忽觉霍桑的身子突的站直，他的头迅速地旋转去，目光瞧着室门。我也不由地不住口，跟着他的目光瞧去。

室门开了，霍桑的旧仆施桂已走进来，手中执着一张名片，正要通报有客，但那来客已紧跟在施桂的背后，不等霍桑的延请，早已冒失地跨进了门口。

那来客的模样，很有引人注目的特点。他的年龄似乎在四五

十之间，一时却不容易断定，身材五英尺左右，比霍桑低一个头光景。他面部上有三种特异之点：一副凸片的金丝眼镜，显见他的近视程度很深，罩住了一双狭缝的小眼，镜框上面，有两条黑色稀疏的眉毛。第二种异点，就是他的高耸的鼻子，尖端上似略略有些钩形。第三，他的厚赤的嘴唇，骤然间瞧见，也不能不引人注意。他苍白的瘦脸上的皱纹，无疑地是被一层雪花膏掩护着，虽然不怎样显豁，可是仍掩不过我的眼光。他的额发也已到了开始秃落的时期，不过，他利用了润发油的膏抹，还足以薄薄地遮盖着他的头皮。他身上穿一件白印度绸长衫，烫得笔挺，背部却已带些变形。足上一双纱鞋，也是时式的浅圆口。他进门的时候，那顶重价的巴拿马草帽，本已拿在手中，这时向我们二人微微点了点头，又把手中一块白巾在额角上抹了几抹——不，那动作恰像妇女们扑粉似地按了几按。接着他重新把帽子戴上了。

“哪一位是霍先生？”

霍桑将施桂交给他的名片瞧了一瞧，也照样微微点一点头，随手把烟尾丢进了烟灰盆。

“兄弟就是。裘先生，请坐。”

我早也站了起来，走到霍桑旁边，霍桑便顺手把那名片给我。那名片上印着“裘日升”三字，左下角上，还有一行“直隶河间”的籍贯。我把那名片翻转来时，另有两行小字“现寓上海乔家浜九号；南市电话三〇三二〇”。我暗忖现在直隶的省名，早已改为河北，他却还是用着这废名片子，未免近于顽固。

霍桑给我介绍道：“这位是包朗先生，他是个小说作家，也是我的多年老伴。”

那裘日升回过脸来，向我点一点头，我也照样答了一个礼。

我们坐定以后，我见那来客的状态，有些儿瑟缩不安，好似他心中抱着什么重大的疑难问题。他坐的那只沙发，面积原不算小，但他很节俭似地只坐在椅子的一边，所占的不到三分之一。他的